

天文十五年。冬。細川晴元逼將軍義晴奔
阪本。立其子義輝爲將軍。初。細川高國子
氏綱起兵河內。畠山政國游佐長教等應
之。晴元遣三好宗三擊之。不克。義晴惡晴
元。陰右氏綱許爲管領。晴元覺之。乃與六
角定賴通謀。將攻義晴。義晴出避。讓職於
義輝。

十六年。春正月。義輝與義晴保北白河。夏

四月。晴元定賴攻之。義晴講和歸京師。晴
元管領如故。秋八月。武田晴信與村上義
清戰于上田原。敗之。斬首三千。義清奔越
後。見長尾景虎請復國。景虎許之。因問義
清曰。晴信用兵何如。曰。晴信行軍不貪程
頓。每戰要勝於後。景虎曰。彼要後勝。意在
拓地也。我則不然。遇敵即戰。要不回其鋒
耳。景虎時年十八。精悍善戰。常身先士卒。

能用寡克衆。於是下令國內。以十月九日發精兵八千。入信濃。放火武田氏屬邑。晴信將一萬五千出小室。使山本晴幸等謀之。返報曰。敵不滿六七千人。而軍有鋒矢之形。陣密氣濁。意在必勝。宜堅陣以制之。乃分其兵爲七隊。前隊先合。交綏。景虎遽吹螺收軍。甲斐兵不敢從。晴幸謂晴信曰。景虎年少氣銳。常好決戰。此役蓋欲以中

堅衝麾下。觀我陣堅不敢縱。自今後計必出於忿我以擣虛。君不若守雌以屈之。以要全勝。晴信曰。然。二氏交兵是爲始。自是兵連弗解。互有勝敗。

臣世弘謹案。室町氏之末天下大亂。災害相繼者數十年。其爲厄運。非獨丙午丁未也。然當天文丁未。爲甲越二氏交兵之始。是有不可以不論者焉。夫信玄

謙信世所謂智勇名將也。而至於謙信以其保村上義清。世尤稱以爲義人。臣則謂之匹夫之勇俠者之義爾。何者。智勇有大小。智之大者能算天下之大勢。而不計一時之勝敗。其小者較一朝之強弱。而不能算天下之大勢。自匹夫而視之。大智如不足於勇。而小智如有餘於勇者。不知其如不足者。乃所以爲大

智。而如有餘者。乃所以爲小智也。今欲識甲越二氏智勇之小。蓋以織田右府之事比觀乎。右府獨計以爲天下之大計。在於挾天子而令諸侯。當今甲越強也。濃江弱也。交強而攻弱。地可得而斥。而京師可得而通矣。於是卑詞厚幣。以媚甲越。乃專力西畧。取美濃。定江州。唾手而入京師。信玄謙信狺狺相噬。而織

田氏之幟已建於東山之上矣。昔者范
睢進遠交近攻之策。而嬴秦之霸成。右
府運強交弱攻之籌。而將軍之業立。善
用大智者乃如此。而二氏獨以強敵強。
不知兩虎方鬪。其獲在於人也。故曰特
匹夫之勇耳。豐太閤之時。有士卒偶語
信玄事者。謂是人尚在。猿郎豈得有今
日哉。太閤在戶外聞之。大聲言曰。信玄

若在。適足以供吾把蓋奴耳。非謊言也。
獨稱謙信爲義人者。若無可譏焉。然武
田勝賴之敗於長篠也。越將士說謙信
曰。甲斐兵新敗可乘也。謙信曰。吾與信
玄數十戰不能取。及其死。侮弱子。乘敗
取之。何以對天下。夫令謙信真爲義清
耶。宜速乘釁以取信州。不得避侮弱之
嫌也。今乃避小嫌以背大信。不過鄉黨

一輕俠之爲耳。豈可謂之義舉乎。然此尚其淺者也。已。若夫善戰者服上刑。而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。信玄謙信以善戰自負。嗜殺如飲食。實生靈之大厄也。天未暇降誅。而三川之間有真人出焉。太陰方旺。而一陽復於地下。夫二氏者。適足以爲魚雀之鸚鵡。天道倚伏亦巧矣哉。

淡海關研書

丙丁炯戒錄卷下

天保前
三忠齋續錄

丙丁炯戒錄

卷下之廿六 三畏齋

書丙丁炯戒錄後

凶歲之未有數乎。曰。陽九百六之說。起於漢。而後世水旱之災。莫應其數者。吾不敢知。曰。有也。然則無乎。曰。丙午丁未之說。起於宋。而其靖康建炎。與元大德至正之厄。尤慘。至我天明六七歲。及彼乾隆五十二年。予所親經歷。親聞。回憶五十餘年。涕為之墮。則吾亦不敢知。曰。無也。凡事豫則

立不豫則廢。豫備而無固善也。不豫備而果有。何以待之哉。豫備之方。筦仲則有輕重之國蓄。李悝則有發歛之常平。以至後世。義倉社倉之設。雖有大小廣陋之別。皆有濟生靈者矣。首輔蘓園相公。以丙丁之期近。在數年間。依宋民柴望所著龜鑑。命作炯戒一書。所以豫備也。夫柴望艸茅寒澁之言。不用於當時也。宜假令其見用。

衰亂之國。宵小內訌。夷狄外逼。其所支吾。不亶國蓄一事。則莫復遑及已。今公乘升平之運。居首輔之位。無宵小夷狄之患。於天下昌言善策。持能聽能行之枋。又能親發豫備之衷。世之讀是錄者。能體公之心。謀國蓄可。行常平可。設社倉義倉可。公亦益能取人以己。內恕及物。同寅協恭。貴儉抑侈。驅末技游食之民。漸歸之農。

畝。人皆地著。各食其力。富而教之。三載考績。三考黜陟。用廿七年之通。雖輔成王道可也。是錄一依柴氏例。故其論災異。皆言其明效大驗。予則以為天道遠不可測。故就人道邇。畧舉豫備之目。謹付之左方。用充芻蕘之採擇云爾。

天保庚子歲嘉平月益城松崎復敬跋

